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欢度 1985 年春节

戏剧集



遵义县文化馆编

前 言

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激情未已，又以感怀、勉励的心情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在一九八五年春节将临之际，我县业余作者以生疏的笔墨，写了几个并不生疏的生活的戏剧，我们将它们集结成这个小册子。

这些戏，有的形象地体现了红军长征的播种、宣传作用，表达了遵义人民在革命低潮阶段的革命决心和对胜利的信心；有的展现了变革中的农村新貌，通过对旧事物、旧思想的抨击，歌颂了党的农村政策的高瞻远瞩，有的证明了端正党风须要上下、内外共同努力的道理。

这些作品、存在着主题开掘不深、题材不够新颖、人物不够鲜明、特别是手法生疏、技巧平庸、戏剧性不强等缺点。但在我县戏剧创作极为薄弱的情况下，已属难能可贵，今后的走向繁荣，或将以这个小册子为原始积累。

请有关领导、戏剧专业工作者、业余爱好者给以批评、教益。

编 者

目 录

送 盐 记 (花灯戏)	农民 楊 耿 (1)
夫 妻 会 (小戏曲)	农民 帅远明 (24)
从 军 行 (小戏曲)	周 容 (38)
连 心 糕 (小歌剧)	农民 元 白 (54)
招 工 (小戏曲)	公 棲 (69)
生活的误会 (话 剧)	骆美萍 (81)

封面设计 楊廷輝

送 盐 记

(花灯小戏)

· 杨 耿 ·

人物

韩二嫂 27岁，罗家盐号长工。

韩 二 韩二嫂的丈夫，31岁，红军先头部队排长。

乔 姑 苗家养女，韩二之妹，16岁。

吴良兴 军阀部队二十五军上尉副官。

刘晖子 地痞。川黔防线匪军的走狗。

时间 遵义会议后，红军二渡赤水时期。

地点 响鼓场街上。

〔响鼓场上，罗家盐号门前，盐号左右连接老式街房，大檐灯上有“罗记盐号”醒目标记。大门关闭，旁有小门出入。

〔街道萧条冷落。

阴一声阳一声的犬吠。

〔幕启：乔姑披棕叶斗篷，背背兜，紧张地上，略顾望后，直奔上前敲门，无反应。

乔 姑 二嫂二嫂！（无回声。着急地）呀，到哪里去了呢？

（唱）身背背兜到盐号

顶风冒雨把信捎

只因红军缺了盐 急忙来寻韩二嫂
(又敲门, 小声喊) 二嫂! (于门缝向内窥视, 失望地) 唉!

(唱) 人无踪影门紧闭 猫抓愁肠好心焦
(欲下)

韩二嫂 (内唱) 我好比久住城隍庙 (开小门上)
(唱) 哪怕鬼儿起稍稍!

乔 姑 二嫂!

韩二嫂 哦! 乔姑, 是你。你惊抓抓的叫魂呀。

乔 姑 你还和我藏猫猫, 人家都急死了。

韩二嫂 啥子事嘛?

乔 姑 我在河边碰到胡子爹, 他叫我火速转来跟你说……

韩二嫂 说啥呀? 你这个姑娘没头没脑的。

乔 姑 你听嘛。他说红军又打回来了。

韩二嫂 红军又打回来了? 你没有听错吧?

乔 姑 没有错! 胡子爹说, 尖兵排已到了河边, 有几个战士受了伤, 住在山洞里。

(唱) 夜晚露宿吊脚崖 清汤寡水煮野菜
不吃盐巴无气力 伤口还要盐洗来
他们盐巴已用尽 盼盐如盼赶火柴
(伴唱) 鱼望水急盼待 急得心儿跳出怀

韩二嫂 噢, 你是说亲人要盐吃, 要盐洗伤口?

乔 姑 不光是伤员要盐, 大部队也要盐。胡子爹说, 红军正在打听, 哪里有盐, 他们还要开仓接济千人哩!

韩二嫂 啊! 救星真的要回来? 那好, 我们就地搬桩, 罗老

板家这里有现成的，我先拿两砣，你赶紧给伤员送去。

乔 姑 哟，好！二嫂你真好！

韩二嫂 好啥，换在别人，也会这样做。

（唱）救兵二次到河界 干人出头脱祸灾

乌云散开天放晴 叫我怎不乐开怀

姑、嫂 （唱）喜盈盈，乐开怀 春风伴我笑颜开

阳雀开声青山醒 石榴花儿哥来采

乔 姑 二嫂，我给你算了张八字，从此以后，包你宽心乐肠，步步走好运。

韩二嫂 乔姑，我走好运，你还不是一样！这是我们干人共同的好运啦！

乔 姑 不，你的运气特别好。

韩二嫂 看你又说傻话！为哪样我的运气特别好？

乔 姑 （唱）喜鹊搭起天河桥 牛郎韩二要回来

韩二嫂 韩二！要回来？你是哪里听来的！

乔 姑 他当了兵，他们那个部队就在近团转。

韩二嫂 他是被拉夫去的呀。天，那冤孽，当的是哪边的兵呢？

乔 姑 这倒不清楚。总之，只要他回来，就是好事。

韩二嫂 不，他要是当了二十五军的双枪兵，那——

乔 姑 那——你就不想他了？

韩二嫂 （心情复杂）想？叫我哪样能想呢……管他哟，还是送盐要紧，你等着，我就去拿来。

乔 姑 可是路上野狗东嗅西嗅，白天怕难走路。

韩二嫂 傻姑娘，我们假装打猪草，哪个会襟绊。

乔 姑 哟，好主意，二嫂，那就快去！

韩二嫂 要得！（下）

（远处狗叫，姑循声望去，一怔，朝内喊，二嫂——内应：哎！）【嫂上

乔 姑 那边象有人。

韩二嫂 （定睛往远处辨认）拐了，家狗野狗都在游串，活鬼死鬼把路堵绝，我们去不成了。

乔 姑 （焦急地）豺狼把得紧，亲人等得慌，我们咋办呢？

韩二嫂 心急吃不得热稀饭，我们等一等再说。

乔 姑 唉！

（唱）山中有路条条虚 风筝断线飞不起
若不把盐快送去 伤员好比困塘鱼

韩二嫂 （唱）火燃眉心焦急 乱草麻瓢理不齐
破船正遇旋头风 屋漏偏挨瓢浇雨

（伴唱）瓢浇雨急又急 胸中有火淋不熄
旋涡里头好打滚 旺炉正好捶毛铁

韩二嫂 妹儿，若遇豺狗野猪，莫要对撞。管他哪起人来，不慌不忙。早雨不过午，风有停歇时，你把背兜留下，到葫芦坳等我，我打发了红猫黑狗，赶后就来。

乔 嫂 要得。只是，你要小心，越快越好。

韩二嫂 你放心，我不会拖沓时辰的。（乔姑下，韩二嫂提背兜进门）

（刘睥子上）

刘睥子 （念）稳扎稳打上官船 双眼紧紧盯着盐
往日拍马遭马咬 今朝盐号捞本钱

(白)罗大老板往日看不起我这个打更匠，想不到今天我会是保护你盐号的功臣。

(唱)立功还需巧盘算 见风使舵颠方园

(向内)哎，我说老兄，你疆场驰骋之人，咋个还走不赢我。

(内唱)蛛丝马迹我察勘 【吴良兴上

(唱)蛛丝马迹我察勘 捉风捕影为保盐

莫奈何金包银来巧打扮 防风堵漏到店前

实可恨共匪惑众闹翻天 劣干人见了国军躲一边

任你唬吓和诓骗 不听使唤无法又无天

刘躄子 是啊，那些劣骨头——

(念)滑像滑泥鳅 笑得仰翻天

揪又揪不住 宰又宰不完

吴良兴 (唱)不等回潮先封口 我俩一同来周旋

躄哥，共匪过一处开一处仓，这个仓……

刘躄子 (忙接口)这个仓，万万不能让他开哇!

吴良兴 你是明白人，这个仓一开，共匪就解决了缺盐的问题，再一开仓放盐，那些劣鬼就被共匪收买了啊。

刘躄子 就是嘛，这个仓，也是你姑爹——罗大老板的财产啦!你放心，有我在，这仓里头砣砣块块，渣渣面面，耗子也休想舔它一下。

吴良兴 好，只要尽心努力，往后，我吴良兴自然晓得好歹。

刘躄子 (舒心，谄媚地)那还消说，你姑爹是二十五军的旅长，你又是身兼几职的堂堂副官，莫非会亏待我? 嘿嘿!不过——

吴良兴 不过什么？

刘騊子 （示屋内）这里有她，夹棍打叉。

吴良兴 谁？

刘騊子 韩二嫂！就是你姑爹家的那个长工

吴良兴 听我姑爹说，她还是忠厚老实的，才把家交给她看管。

刘騊子 罗大老板在家时，她倒还老实。自从你姑爹走后，她一个人把持着盐号，不准人接近。

吴良兴 好嘛，她是尽忠职守嘛！

刘騊子 怕不见得！头回共匪从场边上过，听说她和那些穷鬼一路去送过呢。

吴良兴 唔，那得考查考查。你喊来我问问。（刘欲喊，吴阻）不，你绕到房子右边，各处巡一巡。

刘騊子 是是！（下）

吴良兴 （朝内喊）韩二嫂——

（内应：哪个！）

吴良兴 我啊，自己人。

韩二嫂 （朝门缝往外瞧）啊，自己人？（开门，高兴地）哟，你是——

吴良兴 红军。

韩二嫂 红军？听你的口音是本地人啦。

吴良兴 （一惊。旋镇静。）怎呀？你不相信？

韩二嫂 不敢不敢。老总，你从哪里来？

吴良兴 我么——

（唱）来得不近又不远 江西起程过娄山

为了剿匪……（自觉失言，忙解释，白）

就是白匪

（接唱）为了剿匪求统一 流了几多血和汗

韩二嫂 剿匪！？统一！？

（唱）听说你们四川去 缘何来到赤水边

吴良兴 （唱）狗打慌了到处串 兔子逢鹰滚下山

只因国军火力大 打得共匪……

（白）啊，我说那些白军是把我们叫共匪的。

（接唱）打得我们蒙头转

韩二嫂 啊！？

（旁唱）他言詞错乱神色变

只怕是假红军来真密探

不理他进屋把门栓

（欲进内，迟疑）又怕把亲人错过眼前。

（向吴唱）你辛苦行军多磨难 不知参军多少年

吴良兴 （唱）自从扯旗来造反 当了红军头十年

韩二嫂 （旁唱）十年口气还没变 这个破绽太显然

（白）老总远道而来，怎样知道我的姓名？

吴良兴 （语塞，露出凶相）你少问些！我来找你有事。

韩二嫂 有哪样事？

吴良兴 借盐！

韩二嫂 借盐？

吴良兴 怎呀，你耳朵有点背不是！

韩二嫂 要借多少？

吴良兴 等我看有多少。

韩二嫂 啊哟，“癞不搞”打呵欠，好大的口气！你是哪一

个？

吴良兴 哼！（正欲发作，刘騊子跑上）

刘騊子 吴副官，（吴狠瞪一眼，刘忙改口）噢，是——嘿嘿，无纣漏，无纣漏！

韩二嫂 （旁白）吴副官？啊！（转问刘，蔑视他）你这打更匠，白日青光，也到这里打更来了？

刘騊子 不不，我为他，（指吴）引个路。

韩二嫂 引路？咳，你引到老娘眉毛尖上放火炮来了，你哪时投靠了他们？

刘騊子 刚才、刚才。他说，搞到了盐，你我都有重赏。

韩二嫂 重赏？哼——！

（唱）黄鼠狼给鸡来拜年 想敲老娘的铁算盘

吴良兴 （旁唱）这个娘们不一般 定是一碗夹生饭

（对刘命令地）进去看看。

（刘欲进内，嫂往门坎上翘腿一坐，阻）

刘騊子 哼！有眼无珠！

韩二嫂 老娘晓得你哪个脚趾头在动！

吴良兴 我就要抠一下你的心疤疤。（强行欲进）

韩二嫂 罗老爷没在家，他临走时吩咐，生人熟人，贵人贱人，大人小人，过往行人，统统不得跨门坎。

吴良兴 跨了门坎又怎样？

韩二嫂 要是跨门坎，打断狗脚杆！

刘騊子 厉害！

吴良兴 韩二嫂哇——

（唱）你给红军盐一坛

我包你银钱用不完

韩二嫂 （唱）要是白军知道了

有钱好买挺丧板

刘騊子 （唱）这时只有你我他 莫要错过好机缘
韩二嫂 （唱）夹心包子一张嘴 你磨破嘴皮也枉然
刘騊子 （唱）红军的好处说不完
韩二嫂 （唱）老板的恩德更不浅
吴良兴 （唱）你不图富贵为哪般
韩二嫂 （唱）只因我骨头生得贱
吴良兴（唱）不借盐也要把仓看
韩二嫂 （唱）不准看！老娘我有权
刘騊子 你不过是个看家长年，他（指吴）是红军的长官。
韩二嫂 两国交锋，各为其主。我保护我主人的盐仓！他管他的弟兄。
刘騊子 你不顺从，当心——
韩二嫂 咋的？要脑壳，就提走！
吴良兴 （大笑）哈……实话对你说，我是看你嫂子诚心不诚心。
韩二嫂 诚心不诚心又关你哪样事？
刘騊子 他是罗旅长的内侄女婿，二十五军的吴副官。
韩二嫂 吴副官……
吴良兴 不信不是？（解外衣，露出匪军军装符号）你看。
韩二嫂 （故作惊讶）喂呀，那就见外了。你看你看，副官长来，要看仓，我就开锁，要折房屋，我不留门坎。吴副官，你是只看家里的，还是要全看？
吴良兴 除了这里，哪里还有？
韩二嫂 有，有，就是响鼓场后边半崖那个洞嘛。红军头次打进遵义，你姑爹就喊人把家里盐转运到那里去，只因他走得忙，没有搬完，家头剩的不多了。

吴良兴 啊？那里保险不？

韩二嫂 老岩深洞，倒也隐密。不过听说红军在四处找盐，难保没得干人当引线。

吴良兴 呀，这还了得！（向刘）走，我们去看看。（向韩）这里，不管是谁来，立马报告，唔，把紧点，二天我会重赏的！（一挥手）走！

（刘跟吴急下）

韩二嫂 （朝吴的背影，拖声摇摇地）要得，老娘谢天谢地喽！

（嫂进内拎一包上，搂背兜的猪草掩盖）

（唱）支开邪鬼甩襟绊 快给亲人去送盐

（挂背兜，亮相。下）

〔乔姑恐惧地，连连后退，背向而上

乔 姑 （连连摆手）不对不对，你找错了。

（幕后声，没错，是这里！）

乔 姑 不是这里，看嘛，这里人都跑光了。

〔幕后声：你别哄我。

〔韩二着匪装上

乔 姑 真的，这家姓张，不姓罗！

韩 二 哈哈。（指檐灯）这灯笼上明明写的罗字嘛。

乔 姑 啊？

韩 二 （和蔼地）小妹，你莫怕。

乔 姑 你要做哪样？

韩 二 这个——

乔 姑 （情急无计，向内喊）二嫂！

韩 二 啊，二嫂——

（唱）爬崖走坎到盐号 一心来找韩二嫂
大火已烧眼皮下 多谢小妹来解交

（白）小妹，你是喊的韩二嫂？

乔 姑 没得没得，晓得哪个叫韩二嫂哟，你还是到别处找吧！

韩 二 哎哎，小妹，我定要在这里找到她，你看，我脚板都快磨穿了。

乔 姑 磨穿了？就是磨断了，谁也不咄唤！

韩 二 小妹，你就给我把她叫出来吧！

乔 姑 （指锁）你看，老板家的门锁着，人不是不在吗？

韩 二 （抬头见锁，怒火中烧。）

（唱）锁呀锁 锁住干人手和脚
砸烂大铁锁 捣毁封建窝

（高举门旁石墩向铁锁欲猛砸。）

乔 姑 你，好汪的胆子！

韩 二 （慢慢放下石墩。叹）胡子爹呀胡子爹，你叫我来，还是见她不到。（转身欲下）

乔 姑 哎，啥子？胡子爹叫你来？

韩 二 嗯，他跟我说——

（唱）如今豺狼把路栏 绳索铁网铺满山
处处围得像铁桶 借盐问路求支援

乔 姑 啊？你是啥子人？

韩 二 我是干人，是刮民党拉夫把我拉去挡火线，后来，我投了红军，带了一个排打仗。

乔 姑 你是红军？

（唱）分明披的是狼皮 定与罗家有勾连

你单身独行，为的哪样？

韩 二 （唱）叫声小妹听我言 红军已过万重山
 如今又回赤水渡 拐拐弯弯在周旋
 先头战士挂了花 岩洞藏身急要盐
 后面还有大部队 盐吃光了也要添

乔 姑 （旁白）看他说的，到和胡子爹说的一样，我就跟他叫出韩二嫂来，把盐给他。（欲喊，转念）不忙，还要扳个实在。

 （唱）是真是假难分辨 拿出证据来看观

韩 二 （从腰间取出一双新鞋垫）

 （唱）鞋垫一双是证件 不信你就细细看

乔 姑 哈，一双鞋垫，晓得你是店里买的？路上拣的？抢别人的？算哪样证据？

韩 二 你认不认得韩二嫂？

乔 姑 认得怎样？认不得怎样？

韩 二 你认得她，该晓得她的针线与众不同？

乔 姑 有啥不同？

韩 二 （唱）你看这鞋垫好针线
 前衲穿花后衲古钱

乔 姑 唔，倒是二嫂的针线，怎会到你手里？

韩 二 （唱）三年前我被拉夫离家园
 她给我这鞋垫心情无限

乔 姑 啊，你是……

韩 二 韩二！

乔 姑 啊！韩二哥！

 （唱）你不该当匪军忘了根本

辜负了我二嫂一片痴心

韩 二 我已经说了，我不是匪军，我是红军。

乔 姑 你穿的是匪军的狗皮！

韩 二 我是侦察排长，来到这 两交界 的地方，就乔 装打扮，蒙混那些狐狗。

（唱）路上狗儿成串串 乔装改扮好过关

乔 姑 （摇头，不相信）

韩 二 （从内衣里解干粮袋，袋上印有红色的镰刀斧头和部队番号）你看！

乔 姑 （接过端详）啊，完全跟我爹那个袋子一个样！

韩 二 你爹是哪个？

乔 姑 我爹名叫乔老根。

韩 二 乔老根？他是你的爹？他在哪里？

乔 姑 （悲）一个月前，他当农会主席，后来红军一走，就遭狗军官吴良兴打死了。

韩 二 哎呀，我的好大伯呀。（抹泪）小妹，你还有兄弟姊妹没有？

乔 姑 就我一个，我也不是他的亲生。

韩 二 不是亲生？

乔 姑 是呀，听我爹说，他是在我两岁时抱养的。

韩 二 抱养的？那你是我的妹妹！

乔 姑 妹妹，你不要冒充别人的哥哥拣便宜。

韩 二 不是冒充。我问你，你头上是不是生的双旋？

乔 姑 是呀！

韩 二 你右脚板心是不是有颗红痣？

乔 姑 哎呀！（背白）他连这点都晓得。

（问韩）你怎个晓得这些？

韩 二 我的妹妹呀——

（唱）十四年前遭仇害 父母双双丧了生
乔老根大伯抱着你 远走他乡去藏身
为兄改了名和姓 响鼓场上来帮人
年前参加红军去 万不谙重回故土见亲人

乔 姑 啊，我的哥哥！

（扑向韩二肩上，韩二抚其发）

〔韩二嫂挎背兜急匆匆上，突然，被眼前情景惊呆，
片刻，狂奔过去，如痴，又突然跑开……

韩二嫂 菩萨！（差点晕倒，姑急扶）

乔 姑 二嫂，你咋啦，没看谁来了？

韩二嫂 （慢慢地）是他——看见了！

乔 姑 你今天，哟，是不是遇邪了？

韩二嫂 我，是真的遇邪了。（苦笑）哈……

（唱）猛见得地不定根团团转
又像是五雷轰顶塌了天
做梦时夜夜都把亲人盼
事到头家养恶狼窜眼前

韩 二 你、你这是为哪样呀？

韩二嫂 （唱）曾记得三年之前洞房夜
苦瓜儿一根藤上情绵绵
窝棚内草墩当做鸳鸯枕
破沙锅煮起蕨根也香甜

韩 二 三年前的那些日子，我是常常记在心头的。